

余進曰：孟子言：求則得之，是求在我者也。道德仁義，可以力求；功名富貴，如何求得？

【註】這一段了凡先生的問。雲谷禪師的回答。都是引孟子卷七盡心篇裏頭的話。一定先要明白了孟子上原來的文字，纔能够懂得他們兩人問答的意思。原來的文字，是孟子曰，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是求有益於得也，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無益於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孟子這幾句話的意思，是叫人要返躬自省，不要向外馳求。所以說我心裏頭本來有的道德仁義，只怕不肯向心裏頭去追求。若是肯自己追求。那就立刻可以得到的。倘然你放棄了不向自己心裏頭去求，那就立刻可以失掉的。所以只要能够求，一定能够得到的，是求確實有益的，這是因爲所求的在我自己心裏頭的緣故。講到功名富貴，雖然也有求的方法，但是不能夠求了一定會得到，得到得不到，要聽天由命的，沒有把握的，是求也沒有益的，這是因爲所求的在

我身外邊的緣故。道德、是一個人樣樣守規矩，存好心；沒有惡念頭，不做壞事情。仁、是愛人的心。義、是做應該做的事，不做不應該做的事。○一部孟子，總共分做七篇。每篇都有一個各目的，這第七篇，就叫盡心。返躬自省、向外馳求、八個字，下邊會講明白的。

【解】我聽了雲谷禪師的話，心裏頭還不明白，又進一步問道：孟夫子說過的話，凡是求起來，就可以得到的，這是說在我自己心裏頭可以做得到的事。若是不在我自己心裏頭的事，那怎麼可以一定求得到呢？譬如說道德仁義，那是全在我自己心裏頭的。我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，那末我就成了一個有道德的人。我要做一個有仁有義的人，那末我就成了一個仁義的人了。這是可以盡了我的力去求的。若是功名富貴，那是不在我心裏頭的，是在我身體外邊的。是要旁人肯給我，我纔可以得到的。倘然旁人不肯給我，我就沒有法得到的，那末我怎樣可以求呢？

雲谷曰：孟子之言不錯，汝自錯解耳。汝不見六祖說：一切福田，不離方寸；從心而覓，感無不通。求在我，不獨得道德仁義，亦得功名富貴；內外雙得，是求有益於得也。

【註】福田、是譬喻的話。這個田、不是種五穀菜蔬的田地，是沒有形象的，實在就是心。心裏頭想有功德的念頭，做有功德的事情，那功德就漸漸的一天大一天。功德一天大一天，福也一天大一天。像把種子下在田裏頭，種的東西，一天一天長大起來一樣。所以把心來比田地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方寸、是方方一寸。就是指心。覓、是尋找的意思。感、是感動引動的意思。了凡先生照了孟夫子的話，又進一步問本來是不錯的。但是雲谷禪師是用佛法來推廣解釋的，所以說了凡先生錯了。這是讀這本書的人，不可以不知道的。

【解】雲谷禪師道：孟夫子的話，本來說得不錯的，你自己解釋錯了。你不看見六祖壇經裏頭，有幾句話，說是所有各種的福田，都是在各人心裏頭的

。沒有離開了心，在心的外面，另外有什麼福田的。所以種福種禍，全在各人自己的心。不論什麼事情，只要向自己的心裏頭去找。要找好的，就得到好的。要找壞的，就得到壞的。只要你去感動他，引動他，就沒有走不通，做不到的。能夠向自己心裏頭去求，那就不獨是心裏頭的道德仁義，可以求得到。就是在身外面的功名富貴，也可以得到的。並且可以不去求，自然會得到。因為有道德仁義的人，大家一定都喜歡他，敬重他的。所以功名富貴，不消去求，旁人自會給他的。那就心裏頭的道德仁義，身外面的功名富貴，都得到了，所以叫做內外雙得。這是說求是有效驗的，有益處的，不過還是要向心裏頭求的。

若不反躬內省，而徒向外馳求，則求之有道，而得之有命矣，內外雙失，故無益。

【註】躬、就是身體，也就是自己。省、是查察。徒字、是白費功夫的意

思。馳字、有亂跑的意思。

【解】命裏頭有功名富貴的，那末就是不去求，也會得到的。命裏頭沒有功名富貴的，那就用盡方法去求，也是得不到的。所以一個人，若是不曉得回轉來，向自己的心裏頭查察查察，追求追求，白白的向外邊亂找亂求。就是你像煞有求的方法，但是得到得不到，還是完全聽天由命，自己沒有絲毫把握的。這就合了孟子所說的，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的兩句話了。所以就是有得到的，究竟還是命裏頭本來有的。並不是求的效驗，求的益處。所以一定要可以求得到的，纔去求。不可以求得到的，就不必去亂求。倘然你一定要去求，那就不但是身體外面的功名富貴，不能夠求得到。並且因爲過份亂求，過份貪得，什麼都不顧，不合道德的事，也去做了，不合仁義的事也去做了，那就把心裏頭本來有的道德仁義，也失掉了，豈不是內外雙失麼。所以亂求是沒有效驗，沒有益處的。

因問：孔公算汝終身若何？余以實告。雲谷曰：汝自揣應得科第否？應生子否？

【註】揣、是猜想的意思。凡是考試得來的功名，像從前的舉人、進士、翰林等等。都是考試考得好，纔得到的。從舉人起，一直到翰林，都稱科第。

【解】雲谷禪師還要開導我，所以上邊的話，剛纔說完，就接上去再問我道：孔公算你的命，一生一世，到底怎樣？我就把孔公算我，某年考得怎麼樣，某年有官做，幾歲要死的話，詳詳細細，老老實實，告訴雲谷禪師。雲谷禪師聽了我的話，又問我道。你自己猜想，你應該考得到科第麼，應該生兒子麼。

余追省良久，曰：不應也。科第中人，類有福相，余福薄，又不能積功累行，以基厚福；兼不耐煩劇，不能容人；時或以才智蓋人，直心直行，輕言妄談。凡此皆薄福之相也，豈宜科第哉。

【註】追省、是查察從前過去所做的一切事情。良久、是很長久的意思。福相的相字，要在右角上邊加一圈。這個相字，不獨是說相貌，連性情度量，都包括在裏頭的。累字、同了積字一樣的意思。功、是功德。行字，要在右邊上角加一圈，就是做善的事情。基、是根基。倒過來說，就是做成厚福的根基。兼、是並且的意思，是兩件事情都有的意思。劇、是煩雜細碎的意思。容字、是大度包容的意思。蓋字、是遮蓋，就是說自己算自己有本事，要勝過旁人的意思。直字、是沒有私心，沒有彎曲的心，本來是好字眼不過這裏所說的直心直行的直字，是要說就說，要做就做，向前直進、不顧一切的意思。

【解】我聽了雲谷禪師問我的話，我自己回轉來，查察我從前過去所做的情，查察了很長久的時候，回答雲谷禪師道：我不應該得科第，也不應該生兒子。因為有科第的人，都是有福相的。我相薄，所以福也薄。又不能積功德積善行，成立厚福的根基。並且我不能夠忍耐，擔當瑣碎重大的事情。旁

人有些不對的地方，不能夠大度包容，性情躁急，度量淺狹。有的時候，我還要自尊自大，把才幹、把智力、去蓋過旁人。心裏頭想怎麼樣就做出怎麼樣的事來，隨便亂講亂談。像這樣種種的舉動，都是薄福的相，怎麼能夠考得到科第呢。

地之穢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無魚；余好潔，宜無子者一；和氣能育萬物，余善怒，宜無子者二；愛爲生生之本，忍爲不育之根；余矜惜名節，常不能舍己救人，宜無子者三；多言耗氣，宜無子者四；喜飲鏢精，宜無子者五；好徹夜長坐，而不知葆元毓神，宜無子者六。其餘過惡尙多，不能悉數。

【註】穢、是不潔淨。好潔、好徹夜長坐、的兩個好字，那要在右邊上角加一圈，意思就是喜歡。育、是養的意思。善字、要在右角上邊加一圈，有容易、喜歡、做得好、種種的意思。怒、是發火。愛、是有愛人的心，就是仁

。所以這個愛字，應該當做仁字解釋，不是現在所講愛情的愛。仁愛是公的，愛情是私的。仁、像果子核裏頭的仁，像桃仁、杏仁、一樣的。果子裏頭的仁，種在泥裏頭，就會生長起來。生長了，就結果。果裏頭又有仁，仁種了，又結果。是生了又生，永遠生長不停，所以叫仁是生生的根本。忍字、有好壞兩種說法。若是照堅決，或是照忍耐講，自然是好的。但是這裏的忍，是當殘刻、硬心腸講的。把這個字拆開來講，上邊是一個刃字，就是一把刀，下邊是個心字，意思就是這個心兇狠得極，像刀一樣。矜、也是愛惜的意思。名、是名聲。節、是一個人應該守的規矩，應該守的做人的道理。舍字、要在右角上邊加一圈，同捨字一樣的，是拋開放掉的意思。耗字、是多費，也有傷害的意思。鑠、是消滅的意思。徹夜、就是通夜全夜。葆元、是葆養元氣。毓字、同育字差不多，也是長養的意思。神、是人的元神。過、是過失，就是錯處。悉字、是完全的意思。

【解】喜歡潔淨，本來是好事。但是不可以過分的，過了分就變成怪脾氣

了，所以說越是不潔淨的地，越會多生出東西來。反過來說，很清淨的水不會生東西的，所以清水裏頭常常沒有魚的。我過分的喜歡潔淨，就變成一個不近人情的人了，這是沒有兒子的第一種緣故。不論什麼東西，都靠了天地的和氣，像很好的日光，和暖的風，滋潤的雨，纔會生長起來。若是只有像夏天那種很厲害的太陽，一陣一陣的狂風暴雨，那末東西就都要毀壞了，那裏還會生長呢？我常常發火，只像了夏天的太陽，沒有一些和氣，怎麼會生育兒子呢？這是沒有兒子的第二種緣故。仁愛，是生生的根本，若是一味忍心，就沒有慈悲的心了，沒有慈悲的心，就是沒有仁心，像果子一樣，沒有仁，怎麼會生發生長呢？所以說：忍是不會生養的根。我但曉得愛惜自己的名節，常常不肯不顧到自己，把自己拋開了，去救救旁人，積一些功德，這是沒有兒子的第三種緣故。說話太多了，容易傷氣，我又喜歡多說話，傷了氣，身體就不強健了，那裏還會有兒子呢？這是沒有兒子的第四種緣故。一個人全靠精氣神三種，纔能够活命，多喝酒，最容易消散精神，一個人精不足

，怎麼會生兒子呢？就算生了，也是不壽長的，這是沒有兒子的第五種緣故。一個人日裏頭不應該睡，到了夜裏頭，又不應該不睡，我常常喜歡通夜長坐，不肯睡，不曉得葆養元氣元神，這是沒有兒子的第六種緣故。除了上邊所說的各種，還有別種的過失罪惡多得很哩，說也說不完的。

雲谷曰：豈惟科第哉。世間享千金之產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百金之產者，定是百金人物；應餓死者，定是餓死人物；天不過因材而篤，幾曾加纖毫意思。

【註】材、是本來的質地。篤、就是厚。纖毫、是極小極少的一些。

【解】雲谷禪師聽了我的話又說道：照你這樣說起來，豈但只有科第，不應該得，恐怕不應該得的事情，還多得很哩。世界上的人，在一樣的境界，在同一的時候，好的儘管好，苦的儘管苦，各色各樣，都不相同。要曉得有福沒有福，都是在自己心地上造出來的。明白的人，曉得都是自作自受，糊塗

的人，就都推到命上去了，說是命裏頭註定的了。譬如世界上能够享到值一千金產業的福的，一定是有一千金福的人，能够享到值一百金產業的福的，一定是有一百金福的人，應該餓死的，一定是應該受餓死報應的人，這都是各人自己造成的。上天不過就各人本來的質地，加厚一些罷了。善的人自己能够積德，天就像本來在生長的東西那樣，下些雨露去滋潤他，加多他應該受的福。惡的人自己儘管造孽，天就像要倒的東西那樣，降些風雨去吹倒他，加重他應該得的禍。天不過就他本來的質地上，加重一些罷了，另外並沒有一絲一毫別的意思。曾字、要在左角下邊加一圈，有做過的意思。幾曾加三個字，就是幾時加過纖毫別的意思在裏頭。

即如生子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孫保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孫保之；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；其斬焉無後者，德至薄也。

【註】世、是一代的意思。斬、是斷絕的意思。至字、是很字極字的意思。

【解】這一段、是雲谷禪師借世界上俗人的見解，來勸了凡先生的。希望了凡先生努力積德，並不是真正佛法的道理。雲谷禪師接下去說道：就像生兒子，也是看下的種怎樣的。種下得厚，結的果也厚。種下得薄，結的果也薄。譬如一個人，積了一百代的功德，就一定有一百代的子孫，可以保住他的福。積了十代的功德，就一定有十代的子孫，保住他的福。積了三代，或是二代的功德，就一定有三代二代的子孫，保住他的福。這是一定的道理。那些只享一代的福，到了下一代，就斷絕沒有後代的，那是他的功德極薄的緣故。恐怕不但是功德極薄，老實說，還恐怕罪孽倒積得不少哩。

汝今既知非。將向來不發科第，及不生子之相，盡情改刷；務要積德，務要包荒，務要和愛，務要惜精神。從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；從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；此義理再生之身也。

【註】從前得科第，叫做發科發甲，實在就是發達的意思，所以不得科第，叫做不發科第。刷字、是譬如一件本來是不潔淨的東西，把他洗刷潔淨，就是把過失改去的意思。務要、就是一定要的意思。包荒兩個字、出在易經上泰卦裏頭，是包容荒穢的意思，就是包含一切、不揭穿旁人的短處。○易經、同了卦，下邊會講明白的，看到那裏，應該注意看看。荒穢兩個字，是不整齊清潔的意思，就是比喻一個人的壞處。

【解】雲谷禪師接下去說道：你既然說到你種種的短處，那是你已經曉得自己的不是了。那末你就應該把你向來不能夠發科發甲，同了沒有兒子的種種福薄相，盡你的心，盡你的力，把一件一件的改得清清淨淨。各個人都有各樣的病根的，能夠對準他的病，用藥去醫，沒有醫不好的。刻薄造孽的人，一定要反過來積些功德。只覺得自己有本事，喜歡說他人短處的人，一定要反過來替人包含一切。性情殘刻的人，或是喜歡發火的人，一定要反過來對人和氣，並且要常常發慈悲心。多說話，多喝酒的人，一定要反過來愛惜他

自己有用的精神。你從前所犯的種種病根，完全拔得清清淨淨，譬如你昨日已經死了，從今天起，完全改變，重新做一個人。以後一切的一切，譬如今天剛剛生出來。能够做到那樣，那你就是重新再生了一個義理的身命了，不是一個尋常血肉的身命了，是一個了不得的高尙人了。因爲你能够把自己種種的壞習氣，完全滅掉，種種的病根，完全拔去，你的身體，既然完全改變了，那末你的命運，也就可以完全同從前大兩樣了。

夫血肉之身，尙然有數；義理之身，豈不能格天。太甲曰：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詩云：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，不生子者，此天作之孽，猶可得而違；汝今擴充德性，力行善事，多積陰德，此自己所作之福也，安得而不受享乎？

【註】格、是感動的意思。也可以說人極清淨的心，極誠懇的心，可以同天相通的意思。從前學生，讀了四書，再讀五經。四書、是大學、中庸、論語

、孟子。五經、是詩經、書經、禮記、易經、左傳。書經、是一篇一篇的。太甲、是書經裏頭一篇的名目。孽字、是災害的意思。也可以當做惡因解釋的。天作孽，就是說天降的災。自作孽，就是說自己造的惡因。違字、當做避字免字解釋。或者當做改變解釋，有挽回轉來的意思。詩、就是詩經。永、是永遠，就是常常的意思。言字、是想念的意思。配字、是合的意思。命字、就是天道，也就是天命。人的貧富、貴賤、長壽、短命，都是天所派定的，所以叫做天命。登科第的登字，同了得科第的得字，發科第的發字，一樣的意思。簡單說起來，也可以只說登第。一個人的性，本來是善的，有道德的，所以叫做德性。擴充、是放大的意思。陰德、是說做善事做得旁人都不曉得，那末這種功德，格外的大，報應也格外的好。若是做了善事能够把他自己做了善事，將來有好報應的念頭，一齊都放開了。那就善心更加真，更加大。並且不想得好報應，倒反好報應更加大，更加好。倘然做了一些善事，大家都曉得某人是慈善家，那就是已經得了好名聲，功德就不大了，也

就不能夠稱做陰德了。○惡因的因字，是根本的意思。是種子的意思。有了因，纔會生出果來。譬如把一粒穀，種在田裏頭，就會生出米來。這一粒穀，就是因。生出來的米，就是果。所以把孽字解釋做惡因，就是有了造孽的因，一定會生出受苦報應的果來。造孽、是不好的種，所以說是惡因。若是積功德，就要說是善因了。

【解】我們這種血肉的身體，尚且有一定的數。豈有這種義理的身，倒反不能夠感動天的道理。書經裏頭，太甲篇上說道：天降給你的孽，或者還可以避開，若是一個人自己作了孽，那就一定要受報應，不能夠舒舒服服，活在世界上了。這是說禍是自己求的。詩經裏頭有兩句詩說道：一個人應該常常自己想念自己，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合不合天道。能夠自己常常查考查考，那就不會做不合天道的的事情了，那末所做的事情，一定都是好事善事了，還不得到好報應的麼。所以很多很大的福，自然會有了。這是說福是自己求的。這樣說起來禍福都是自己求的，要禍就自己求禍，要福就自己求福，一切

全在乎自己。孔先生算你的命，不能夠得科第，不會有兒子，雖然是命裏頭註定的，但這是天替你註定的，可以改變的。你只要把你本來有的道德的天性，漸漸的把他放大起來，充滿起來。盡你的力量，多做善事，多積陰德，這就是自己所造的福。自己造了福，自然會有許多很大的好報應，旁人不能夠來奪你的。那裏有自己不能夠受這種好報應，享這種大福的道理呢？

易爲君子謀，趨吉避凶；若言天命有常，吉何可趨，凶何可避？開章第一義，便說：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汝信得及否？

【註】易、是易經。君子、是仁義道德的人。謀、是替人打算的意思。趨、本來是快走的意思。也有到那一個地方去的意思。有常、是有一定的意思。開章、是一部書的開頭第一章。易經開頭第一章是講乾坤二卦的。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兩句，就是在坤卦裏頭講到的。餘、就是多。慶、就是福。

【解】易經一部書，都是講天道人道的。處處警戒人要小心謹慎，勿做壞事

，把人道去配合天道。所以替君子人打算，一個人要向吉祥的那一方去。要避開凶險的地方，凶險的事情。若是說上天給我的命是一定不能夠改變的，那末怎麼能夠跑向吉祥的那一方去呢？也怎麼能夠避開這個凶險呢？易經開頭第一章，就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這兩句的意思，就是說一個人家，能夠專門做善事，積成了好多的功德，那就可以享長久的福，不但是本身有福，還有多餘下來的福，可以傳到子孫都享到，所以叫做餘慶。照易經上的話講起來，命是的確不能夠拘束人的。一個人所碰到的苦境界，樂境界，都是活動得很的，沒有一定的。只要看這個人的念頭行動，是善是惡罷了。念頭行動是善的，自然會碰到樂境界。念頭行動是惡的，自然要碰到苦境界了。這種話你能够真實相信，一些沒有疑惑麼？

余信其言，拜而受教。因將往日之罪，佛前盡情發露，爲疏一通，先求登科；誓行善事三千條，以報天地祖宗之德。